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
矣而未有人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
典乎金谿李君子愿溯其淵源輯而成編麤若
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木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
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
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
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

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于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旣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

譜者異先生生于紹興己未訖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

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
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
人爲英萬人爲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
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已之學之進也
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
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
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
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卽與天地

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
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
汗下在白鹿則剖析義理著明而動心者或至
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
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
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切磋之不
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
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

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將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

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爲發千古之慨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

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

有情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况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

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
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
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
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
敬書

象山先生年譜序

畢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袁燮 編集

門人 李子愿 編集

門人 傅子雲 編集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
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
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
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

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
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
地於撫州金谿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
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
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
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卿生有異稟端
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
禮行于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于海內贈宣

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

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跋

略云家問所以訓

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慙慙懇
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
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
味數四不能釋手云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

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撿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

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

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

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

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曰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淡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

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授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為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

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為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

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為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

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

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

入學

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性不喜華好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

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

得鄉譽

嘗云其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有子言有疑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

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魯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中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意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侍季兄復齋先生學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

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婿無踰此郎因以為媼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著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閒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

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季兄講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

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克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此理萬世一揆也是年復齋自限隔宇宙又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子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
後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

日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曰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又嘗自云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捨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

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借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學弓馬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曾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警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

云從來膽大胃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安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海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焉當為

君宣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為公言之

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贊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已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

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
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
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
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
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
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
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
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
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
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

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與童伯虞書

云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
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

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奔以康莊之衢反羈旅
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
期於余兄子壽今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允近
然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
之罪魯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
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
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
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
一指而失其有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
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

喪為欣戚
感亦甚矣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

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

義嘗語人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答去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纏

得解見提舉書

云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

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

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

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啓以授之曰

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

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蒞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慕其賢而欲見

而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
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所敬服用列前之
所為與今所以
進見者為贊焉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

春試南宮奏名

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
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

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
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
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
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
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
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

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作而懼弗能儻可以庶
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
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
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
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
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
會先生曰未嘗欬承足下教一見高
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
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
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
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
得也此乃某
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
行都廷對考官意

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冥首列及唱第乃
在末甲或問之先生答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
識者稱其得
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

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彊聽其言者興起甚衆
時求嘉蔡幼學行之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
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
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揚
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
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敬仲問
曰如何是本心先生曰剛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九數問先生終不易其
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

說敬仲亦未省偶亦有鬻翁者訟至於庭敬仲
斷其曲直訖又問之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翁
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之
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
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翁訟是非以答
之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
通矣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
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揚簡敬仲石崇
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遠才高宗商應時孫應
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疊疊篤學尊
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
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者益盛
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

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
已省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

逸也其嚴如此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會宅之書云其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窓南窓東有隱室又名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處茅屋稍久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普納區區之忠先生處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

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已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一說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胷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

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
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
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
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
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
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
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仙
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
晦庵曰公來問某
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略云誠之遠訪辱惠書欣懌兼
至誠之力學今世鮮見好善如

此所當輕千里而告之以善者况其千里而來
見耶則力之所及豈敢不自竭前者侍坐每有
謙屈來示勤企復有下問苟有所見敢不盡焉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未嘗少

避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而
徒為無忌憚大言也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
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
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
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
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
然誰能禦之哉

答舒西美書

略云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
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若果

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
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人孰無
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
過存心養性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
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耳苟知其如此而防
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

條達如手足之捍頭目則豈有艱難支
離之事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基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已書

略云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

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蟊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學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

毛元善序

略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

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嚮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而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徃徃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

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

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

略云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見李叔閏與

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汝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

信之鵝湖寺

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

望鵝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鬣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鵝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

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于
復齋先生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
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擇於是各休
息翌日元晦與伯恭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先生
莫不悉破其說繼日九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
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厄元晦歸後三
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
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在藍輿度遠岑舊學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
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
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後齋與張欽
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
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

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
會番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
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
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復與謙蓋履之
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
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
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
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
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
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
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
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
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
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
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
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

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與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

略云兄前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

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間靈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非得失於是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

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
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
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
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
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
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
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
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皆只在他生死海裏
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
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
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
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
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
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

有不可
同者矣

再書

略云某前書所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

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
所舉愛涅槃情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
不了四相者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
趨向其道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
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
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
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
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
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
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地之
常道豈是別有妙道哉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
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

不可改頭換面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
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
豈是讀華嚴經有省發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
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常編三絕而後贊易敢
道尊兄未曾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
尊兄未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
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
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此理云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

官山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蒲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在滋蘭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備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

友讀書在滋蘭

春聞張欽夫卒與包顯道書云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

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復齋臨終云比來見

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
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
實○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
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用最能入德不謂末流之
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
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

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
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
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
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
講議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
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
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
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
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
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
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
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
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
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

志之所尚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欲之習但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

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
略云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累吾兄繼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巨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曾不是計

云云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

堂審察陞職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書來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

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警

效然受沾汚溼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

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

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云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朱元晦在

浙東大節甚偉劾唐以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

九月享明堂為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國學時二月初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

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
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

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
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

所得為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捐
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
是不濟事恨未得款
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

略云某自幼便欲為善士今年三
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

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
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為厚矣大抵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
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
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
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

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
合兩長然吾以為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
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先生勅局同志之士相
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

與問辨
大信服

與漕使允延之書

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大
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

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
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
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
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
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

為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
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論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

云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
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

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
之間為自當盡人道學所以為學學為天地
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
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為萬世
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
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
道耳阜民既還邱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
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
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
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
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
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

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
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

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為獻官

記事始末
書于祠下

朱元晦來書

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
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

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
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
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
處下得數句為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
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疆人意元善爽快極
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
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
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

通顯道長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

云勅局見編類自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

鄉成矣夫去晉之間亦可致力建請兼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充相向元善以殊局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比一再見以坐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候從容當致之也某對班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未得其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見否不然後便當錄去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

戊申歲先生兄梭山書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

生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上殿輪對五劄

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

卽對○第一劄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

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為人
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
宗使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人見曰
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
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
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
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
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
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
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
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
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
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
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
能高飛者在六羽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

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
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
誠不足為陛下道○第二劄云臣少讀漢武帝
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
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
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
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
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
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
邁而駁駁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
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
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
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第三劄云臣嘗謂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鬻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滕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必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人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知識若登梯然進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第四劄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

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第五劄云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隱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體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讀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

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
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
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
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云云上又曰
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
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
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數甚多○讀第五劄
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
夫只在要處乃秉笏立聽更不容轉對與詹子
南書云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覆之間
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
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

講究武略

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
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
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
子也興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川太

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
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
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先生平
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
四物湯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答蘇宰書云往時克
員勅局浮食是慚惟

是四方奏請近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
詳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事輕於獻計不知一
且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
駁朝廷清明常行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
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
庶幾者僅可以少償萬一耳

朱元晦書

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
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

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
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
首之嘆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
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答朱元晦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
俱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

昏耶

改授承奉郎

以修寬恤詔
令書成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

段

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
色變舉柳子厚捧土揭水而致之廟堂之上

蒙以綏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
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
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
安內外無事便為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
極好而今只要為虜
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未云某在童穉
時為公所知後

妻以其女充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
為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
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
先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
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
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
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
言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

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為國子正剛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

在勅局與尤延之書

云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

自效至不容著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觀見弊病又皆須自上而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曾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

伺宜求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

子曰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

在勅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

為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

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

苦口恐未以為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

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

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初親明謂先生久次宜求

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

班五日除監丞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距對班數日忽有監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

有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

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

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輪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云學粗知方恥爲人敢

世非忘世智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廷秀詩有云可憐議論常傾坐須信聲名解誤身之句大未知先生者得和詩愧悔後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

容徒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
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云寬恩畀詞歸伏田畝日得與家
庭尊幼鄉里俊彥緇古書講古道

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
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不能忘也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春如臨川

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
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

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
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
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
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
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
在此無只為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

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
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
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
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
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者某於
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

略云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
生學子來游者日益衆予與

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
興前輩長者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
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云云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
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

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
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

精舍居焉與揚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歎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劄沈宰帖

云鄉者復程帥書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趨不同凡流○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

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傅之書

略云吾人仕進自有大義

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所謂不可外面擾動是矣若吟吟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

初冬答朱元晦書

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

劇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

頗覺辭費而理不明其本欲條折以求教適此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元晦答書

云所論與今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

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

斷來章也辨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

作子儀墓誌

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

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

略云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

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

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竝緣以濟

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

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

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

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有耳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

先生在山間精舍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略云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

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欲自盡君道為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徃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

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
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
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
至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
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
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
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
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
斷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
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
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
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
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恂恂公方秉
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
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
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
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
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
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
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
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
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
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
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
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
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
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
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
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
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

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托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矣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

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宜善學前輩者哉○與薛象先書云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有未能及此者尚一說最為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不當論同異異字與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當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
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
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
時闢者無一人就其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
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
言介甫不當言利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
司等事非古入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
利遏之彼豈無詞所以卒於無柰他何也

答倉使趙汝謙書

略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
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

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愚不肖者不及焉
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
於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
事在易而求之難道宜遠而事宜難意見不實
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

矣○又書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
語稱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
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奸作惡之私偏黨
反側之患雖賢者知者有所未
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甚衆

先生既居
精舍又得

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
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
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之前又成
一閣部勒羣山其氣象亦偉云云○居仁齋由
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已○志道周
孚先○儲雲伯強行已○佩玉張少石○愈高
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
朱幹叔○瓊芳傳季魯馮徒馮泰卿初名梅窓

以季魯家諱先生為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
吳子嗣翔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地之間
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卦菴少石○批荆先
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
為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社日後携二息偕數
友登山盤旋數日盡

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
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
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如鉅象遂名
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
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
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麓今張氏子弟咸來相
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
曰儲雲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

帶其側因名曰佩王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
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
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
沒之變千態萬狀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
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公流而下懸注
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
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
東山之崖有繚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
欽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
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
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
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益勝有風洞有浸月池
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
舊名之佳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
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
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諸峯嶠嶂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云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

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日風練二日噴玉三日飛濤四日跳珠五日冰簾六日雙練七日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公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

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

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鼓則乘山齋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齋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虚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

感激奮勵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
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
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
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
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
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
魯齒最少坐必未嘗掛一座於側間令代說時
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
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
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
士方此盍簪細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
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
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
既厥事是所願幸傳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
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悌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

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
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
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
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
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
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
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
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
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
往往又失其本肯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
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
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
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
不魯添一些耳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
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
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

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
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
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
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
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
華省發儒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
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
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躬行皆
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
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其人也
○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
此去持守自見功效不
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

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令其精細
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

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
注書柄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
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
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
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
旨乃為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
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為藻繪也
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
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
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
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

與姪孫濬書曰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
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人豈以其時之
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由孟子而來千有五
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眾而荀楊王韓獨著

專場當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
 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於形似假
 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
 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
 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
 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未見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
 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
 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
 也道非難知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
 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為可惜耳所以為汝言
 之為此耳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
 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
 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
 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
 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

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
 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
 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
 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汗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
 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
 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
 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

略云梭山兄謂

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
 或是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
 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
 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

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始未可忽也尊兄向與梭山兄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空言立說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耶後書又謂無極即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且太極字

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可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太極圖說以無極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凡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其與提刑應仲寔等官以足病未供職為林黃中

所按其說甚可駭類象先入文字留之上不行
按章復以為江西憲太學六月私試策題第一
篇亦是異論第二第三篇皆譏切元晦學校議
論如此他又可知殊令人寒心此問學者莫不

激忿

與趙詠道書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

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
當之不容二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
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
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
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豈可言
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所蔽故其
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
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

略云老者蒼顏皓

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吾亦不知
夫大小精麤剛柔緩急之不齋也乃俾猶子謙
之慙之子持之分書同志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於左方縣宰與其僚見延入學為發二南
之義士民皆為之興起宰尤注心樂聽良心在
人如此莫不為之啓迪又以異說重蔽之豈不
甚可惜哉

訪江西帥王謙仲

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

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
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
命極不好先生與書首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
論齊景公伯夷叔齊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

談笑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爲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

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旣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爲曾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恥非其恥而

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
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
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
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
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
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
悉精畢力多求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
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而不知者亦恥非其恥
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
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
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
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
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

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
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
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
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墓非

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
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

略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以明理爲

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見太極之真體其
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
不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虛見之與
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云極者正以究竟至
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
極無以加此云耳如此又何必於上面加無極

字也繫辭云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此理乃宇宙之固不子矣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理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至如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闔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

入行藏何往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味於道器之分哉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為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為有道之

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為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知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為上下而無上何以為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為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為道其為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

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

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

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為一更請仔細著根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為之為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

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

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

先生

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

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廊不忘

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

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

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彊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嚮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而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

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

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彊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徃徃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嚮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而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

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人之難得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豈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爲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

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強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惕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

云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

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

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

云荆州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

以行志想不以是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關墾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春之首辭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謂必已見絕遂不復致問今承諭諄悉甚幸甚幸過望此正如

明道先生所謂兩分受其罪者未死之間尚幾得面論也

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

淳熙巳酉孟秋中氣在在月之初填星復順之

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羊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

其業為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翌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予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

略云太極圖說乃按山兄辨其非是大抵

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為非矣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再書

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

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

略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

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

云示論競

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與緊著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答曾宅之書

云示論與

章大傳問答其義甚正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

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
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且如存誠持
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
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
其心又曰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不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只存一字自可使入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
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
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
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
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
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
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踴躍勤學之士反
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
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
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在後世學絕

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
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
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
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
大可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
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
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
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
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
隱之心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
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
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
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
大不習死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
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
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
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
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
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
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
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
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
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
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魯子蓋可觀
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
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

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立，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耶足下之不知，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其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

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謂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思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

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

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姪孫濬書

略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

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

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

暢云

與王順伯書

云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為國為

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天下固有不為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施於此也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

心此德則不
容有不同耳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

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云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宿許昌

胡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殮許昌朝

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室翠雲

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咏增於吾家庸齋梭

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

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

虎之上遊啓半山際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

瀑今秋之抄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

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王之奇可謂道

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

翁書

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

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

成此一段奇事或會長少為善之意如川方增

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

翁書

象山先生年譜卷上

終

